

不屈的人們

戈爾巴喬夫著 水夫譯



時代出版社

不屈的人們

——達拉斯一家——

戈爾巴朵夫著
水夫譯



日寺个七出片反不工

一九五三年·上海

БОРИС ГОРБАТОВ
НЕПОКОРЁННЫЕ
(СЕМЬЯ ТАРАСА)
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«Правда», Москва, 1947

★
版權所有

1945 年10月上海初版

1953 年1月上海7版

23 351—29,850 冊 • 定價 9,700 元

25 開 • 276 定價頁

★
時代印刷廠排版

國風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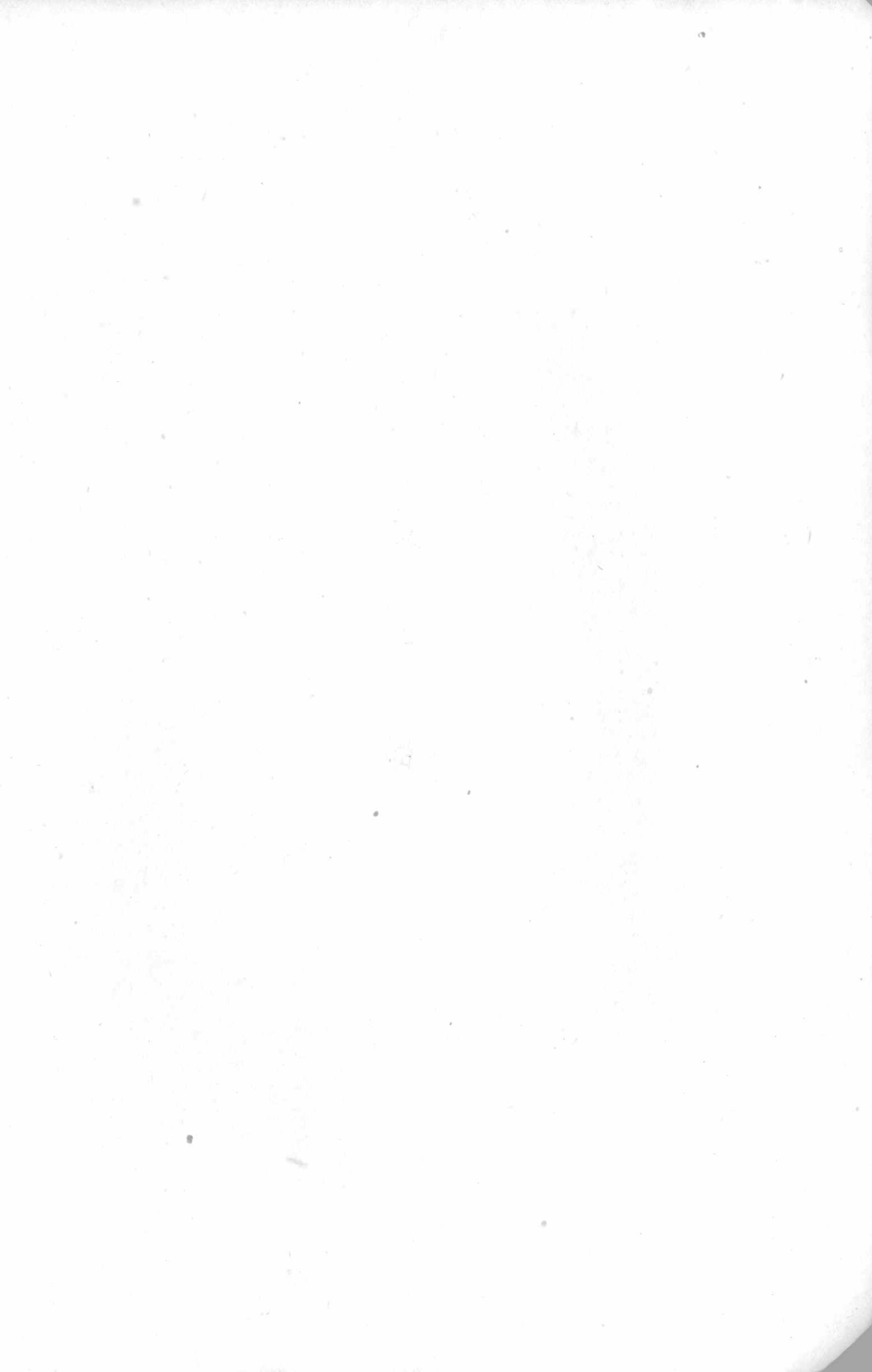
目次

第一部	五
第二部	五
關於作者	三七

第

一

部



全是往東去，全是往東去……那怕有一輛往西去的車子也好！

輻重車、裝着稻草和空彈藥箱的馬車、衛生隊的雙輪車、無線電台的正方屋子形的車子不斷開過去；辛苦的、精疲力盡的馬沉重地跨着步子；被灰塵和悲戚弄得面色灰暗的人扶着砲架，吃力地拖着腿，——全是往東，全是往東，經過奧斯特拉雅·莫吉拉，到克拉斯諾頓，到卡明斯克，到北頓聶茨後面去……過去了並且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彷彿他們已經被綠色的、兇狠的灰塵吞吃掉似的。

四周的一切都籠罩着驚惶，充滿着叫喊聲、呻吟聲、車輪的吱吱聲、鐵器的軋軋聲、沙啞的咒罵聲、傷員的號泣聲和孩子的啼哭聲，似乎，路本身也在車輪底下吱吱地響着和呻吟着，在山坡間驚駭地東奔西竄着……

在這個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一天，在奧斯特拉雅·莫吉拉，祇有一個人在外貌上是鎮靜的——那就是老達拉斯·雅成柯。他站在那兒，重重地靠在手杖上，用痛苦的、凝定的目光望着周圍發生的一切。他整天沒有說過一句話。他用那雙熄掉光芒的眼睛，從顰皺起來的灰白眉毛

下面注視着道路怎樣在驚慌中痊癒着和奔竄着。在旁人看來，似乎這個鐵石心腸的人對一切發生的事情都冷漠地毫不關心。

但是，在路上所有奔逃的人中間，大概沒有一個人的靈魂是像達拉斯的靈魂那樣受苦和哭泣的。『這是什麼？這究竟是什麼，同志們？』他心中暗想。『我呢？我怎麼辦呢？我帶着這些女人和小孫兒們到哪兒去呢？』

汽車風馳電掣般在雲霧似的塵土中疾馳過他的身旁，——全是往東，全是往東——塵土落在枯萎的白楊上，白楊也變成灰色和沉甸甸的了。

『我怎麼辦呢？停在路上，攤開了雙手叫喊：「站住，你們到哪裏去？你們到哪裏去？」或者跪在路中央，在塵埃裏，吻着戰鬥員們的皮靴，懇求着：「不要走吧！你們不許走，我們老人們和小孩們，還留在這裏哪」……』

可是車輛仍舊不斷的過去、過去，——全是往東，全是往東，——沿着塵埃滾滾的隆起的大道，到克拉斯諾頓，到卡明斯克，渡過北頓聶茨，渡過頓河，渡過伏爾加。

但是當隆起的路上還延續着一條綫似的車輛時，希望總還在老達拉斯的心裏閃爍放光、暗中燃燒。好像，迎着這一流，突然從東方的什麼地方，會從雲霧似的塵埃裏面出現幾個縱隊，雄赳赳的年青小夥子們駕着强有力的坦克向西方疾馳而來，摧毀着他們路上的一切。祇要這根綫延續下去，祇要它不斷掉……但是這根綫愈來愈細。如果它一旦斷掉，那時……但是關

於那時將要怎樣，達拉斯連想都不敢想。在這一面岸上，留着達拉斯同病弱的女眷和孫兒，而在另一面岸上的什麼地方——有俄羅斯，有從軍的兒子，有他達拉斯在悠長的六十年來藉以生活、並爲之生活的一切。但是關於這一點最好不要去想。不要想，不要聽見，不要說。

達拉斯回到自己的卡緬納·勃洛德的時候，已經暮色蒼茫了。他走過全城，但不認得它。城中閨無一人，死寂無聲。它現在很像一所屋主已經忽忽離開的房子。折斷的電綫在電桿上擺盪着。街上有許多碎玻璃。飄散着焦臭的氣味。在空中，燒掉的紙張的灰燼像烏雲一般飛舞着，紛紛向屋頂墜落。

但是在卡緬納·勃洛德，一切都像往常一樣的寂靜。祇有農舍的草屋頂在陰沉地縮着頭。在院子裏，繩上飄盪着襯衣。在雪白的襯衫上，夕陽的光點就像是鮮血。在鄰家的台階上，有人煽着茶炊，在那飄浮着焦臭和火藥味的空氣中，突然異樣地、甜蜜地飄出了一縷茶炊的細煙。老達拉斯彷彿不是從奧斯特拉雅·莫吉拉回來，而是從工廠裏下工回來。在小庭園裏，迎着黃昏，開放着夜來香，那些僅在晚上散出芳香的花，勞動人民的花。

吸着這些從小就熟悉的氣味，達拉斯突然銳敏而突如其來地想道：『可是得活下去啊！……得活下去啊！』接着就走進家門。

全家默默地奔出來迎接他。他朝所有的人——從老妻葉芙洛西尼亞·卡爾波芙娜到小孫女瑪麗伊卡——看了一眼，就明白：他們現在在世界上除掉他老祖父之外，是沒有一個人了；他

獨自一個人要對世界和所有的人負責他的家，負責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，負責他們的生命，負責他們的靈魂。

他把手杖放到角落裏原來的位置上，儘可能高興地說道：

『不要緊！不要緊！我們可以活下去。總有法子的……』接着他吩咐貯藏一點水，關上百葉窗並鎖起大門。

然後他瞅了瞅十三歲的孫子廖恩卡，嚴厲地加上一句：

『沒有問過我，誰——誰！——也不准到街上去！』

夜裏開始了砲轟。它接連繼續了好幾小時，卡緬納·勃洛德的這座古老的小屋就一直好像在惡寒中那樣戰慄着。洋鐵皮的屋頂銳聲地震響着，玻璃怨訴地呻吟着。後來砲轟終止了，最可怕的東西——寂靜降臨了。

廖恩卡從街上的什麼地方跑回來，他沒有戴帽子，害怕地叫道：

『噢，爺爺！德國人到了城裏了！』

但是達拉斯爲了防止女人們的叫嚷和啼哭，就厲聲向他喝道：

『別作聲！』並且用手指威脅了一下。『這跟我們沒有關係！』

『這跟我們沒有關係！』

門上了門，百葉窗緊緊地關着。白天的光綫吝嗇地透過縫隙射進來，在地板上抖動着。地球上什麼都沒有——沒有戰爭，也沒有德國人。祇有貯藏室裏的老鼠的氣味、廚房裏的捏麵槽的氣味、達拉斯房裏的鐵器和鉋下來的松樹屑的氣味。

爲了節省燈油，葉芙洛西尼亞僅僅在黃昏時才點上聖像面前的油燈，每次點燈時都要嘆息道：『寬恕我，主啊！』畫着斯柯別夫將軍騎像的古老擺鐘慢慢地敲出了時間，仍舊像以前那樣每晝夜慢半小時。每天早晨達拉斯要用指頭撥轉指針。一切都像往常一樣，——沒有戰爭，也沒有德國人。

但是整個小屋都充滿了驚惶的吱吱聲、嘆息聲、細語聲。壓低的耳語和抑制的號哭從各個角落傳到達拉斯的耳朵裏。這是廖恩卡帶來了街上的消息，跟女人們在角落裏囁囁地說着，不讓祖父聽見。達拉斯也做出一副他什麼都沒有聽見的樣子。他希望什麼都不聽見，但是不聽見又辦不到。透過古老小屋的各處縫隙，什麼話都鑽進他的耳朵裏來了：鎗斃人啦……折

磨人啦……把人趕走啦……那時他就激怒起來，跑到廚房裏，唾沫四濺地高叫道：

『替我住口，你們這批鬼婆娘們！打死了誰？鎗斃了誰？又不是打死我們。這跟我們沒有關係。』隨即砰地一聲關上了門，走到自己的房裏去了。

現在他整天都是獨自一人在自己的房裏度過的：鉋鉋、鋸鋸、貼貼。他一生慣於製造物件，——機車的輪子或是連隊的迫擊砲，樣樣都做。他不勞動就活不下去，正像有的人不抽煙就活不下去一樣。勞動是他靈魂的要求，是他的習慣，是他的熱望。但是現在誰也不要達拉斯那雙金不換的手了，用不着替誰製造車輪和迫擊砲了，而無用的東西他又不會做。

那時他就想出製造煙嘴、小木梳、打火機、縫針等等東西，——老太婆拿它們到市場上去換麥子。城中沒有麵包，也沒有麵粉。市場裏賣的祇有麥子——以杯子計算的，像以前賣葵花子一樣。爲了磨碎這種麥子，達拉斯就用木板、齒輪和鐵軸製成一架手搖的磨粉機。『聯合機！』他望了望自己的創作，苦笑了。『你要是望一望我，工程師庫恰伊同志，你要是望一望，我的老年和我的才能用到什麼東西上面去了，你一定會跟我一起痛哭一陣的。』他把磨粉機交給他的老太婆，同時說道：

『愛惜地用吧！等我們的人回來——要給他們看的。要送給陳列館。存在穴居世紀那一組。』

唯一使他懷着熱情與靈感製造的東西是鎖和門門。每天他想出更巧妙的、更周到而可靠的

百葉窗上的鐵栓、門上的鏈條、鎖和插梢。他拆掉昨天的，裝上新的，試驗、不放心、又去發明的。他不斷改善他的一套栓門，像戰鬥員們在塹壕裏改善防務一樣，——每天都如此。老太婆搜集起陳舊了的鎖，帶到市場上去。一霎眼間就給買光。生活是豺狼的生活，每一個人都想更可靠地鎖閉在自己的洞穴裏。

有一天晚上，一個鄰人來敲達拉斯的門，達拉斯隔着門嚴厲地盤問了好久，盤問來的是誰，有什麼事情，後來才不情願地去開門：鎖軋軋地打開，鏈條噹噹地墜下，門門閣的一聲移開了。

『一座碉堡，』鄰人走進來，望了望那套栓門，說道。『啊，達拉斯，你這裏簡直是一座碉堡，而不是一所住宅。』接着他走到各個房間裏去，向女人們問了好。『守衛隊也很厲害。這個，』他指了指廖恩卡，『就是守衛隊的主將嗎？』

達拉斯不喜歡這個鄰人。他們屋頂對着屋頂地並排住了四十年，也就爭吵了四十年。在達拉斯看來，他是太活潑、太敏捷、太喜歡喧嚷和太喜歡多嘴。達拉斯喜歡從容不迫的、老成持重的人。可是他現在却全然不願見人。現在講些什麼呢？他嘆了口氣，準備聽人家說話。但是鄰人坐在桌子旁邊，久久不發一言。顯然，連他也給壓住了，連他也靜下來了。

『從事防守嗎，達拉斯？』他終於問道。

達拉斯默默地聳了聳肩。

『唔——唔！你就預備這樣坐在屋子裏嗎？』

『我預備這樣。』

『唔——唔！那末你連一個活的德國人也沒有看見過嗎，達拉斯？』

『沒有。沒有看見過。』

『我倒見過。看看都不舒服！』他揮了揮手，又沉默起來了。他坐着，搖着頭，擰着鼻涕。

『滿城都是警察，』他突然說道。『不曉得從什麼地方來的！都是些不明不白的人。這種人我們連見都沒有見過。』

『這跟我們沒有關係，』達拉斯咕嚕道。

『是的……我祇是說：下賤的人倒出現了不少。』

『他們在想，怎樣可以拯救自己的性命，可是應當想想，怎樣拯救自己的靈魂。』

『是啊……』

兩人重又默不作聲。兩人都想着同一件事：怎樣活下去？怎麼辦？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？

『大家紛紛地說，』鄰人悄聲地、不願意地說道，『德國人要恢復工廠……』

『什麼工廠？』達拉斯駭怕地驚跳起來。『我們的麼？』

『當然是我們的……難道還有別的！』

『不可能！德國人到什麼地方去找人手？』

『他們要強迫你。』

『我？』達拉斯慢慢搖了搖頭。『這工廠是我親手建立起來，也是我親手破壞掉，免得落到德國人手裏的。在這樁事情裏面，我的手不會有份的。寧可讓手爛掉。』

『他們會來強逼你的，』鄰人輕輕地反駁了一句。接着這個駝背的老人就從座位上站起身來，開始告別了。

『唔，再見，達拉斯。好好的過活吧。待着吧。你的守衛隊很厲害，』他憂鬱地開玩笑的時候，人已經到了門口了。

達拉斯等他出去之後仔細地關了門——上了所有的門，上了所有的鎖。『這跟我們沒有關係！』他對自己說。但是這句話是自欺欺人的。鄰人帶來的消息跟他太有密切的關係了。門可以關上，靈魂怎麼能關得上呢？

家庭和工廠——這就是達拉斯的生命。此外就沒有絲毫的東西了。家庭和工廠。現在剩下點什麼呢？家庭麼？我的兒子、我的徒弟，他們在哪裏呢？兒子沒有了。祇剩下了一些女人，『厲害的守衛隊』。工廠麼？工廠，我的車間、我的同伴又在哪裏呢？工廠沒有了。一片瓦礫場。一些烏鴉巢。

留下點什麼呢？祇留下了信仰。我親手建造起來的，我親手破壞掉，我還要親手來恢復。

德國人會像疫病一樣、像兵荒馬亂的時代一樣，使大家受一陣苦就要消失的。這是暫時的。

可是現在，達拉斯却初次恐怖地想到：『要是長久下去怎麼辦呢？……』隨即他又丟開這個念頭。『那是不可能的！』但是這個念頭仍舊執拗地鑽進他的腦子：『要是永久這樣下去怎麼辦呢？工廠會像以前一樣冒烟嗎？也許，迦爾特曼還會出現，或者是他的承繼人？彷彿什麼都不曾有過，沒有克里姆，沒有巴爾霍明柯，沒有奧斯特拉雅·莫吉拉，沒有一九一八年的兵車戰爭，沒有一九二一年的飢荒狂潮，沒有一九三一年的突擊之夜？』他在房裏踱來踱去，老想着一樁事情：『難道會永遠這樣嗎？真的會找到下賤的人手嗎？』接着回答自己道：『也許，會找到，可是決不是我的人！我的兒子們守不住防綫。我守得住的。我等得到的。』他不斷地在房裏走來走去，腐朽的地板在他沉重的雙足下面輕輕地吱吱響着。而一秒一秒的光陰却從古鐘的計時盤上，從斯柯別列夫將軍坐騎的馬蹄下面，帶着重重的滴答聲消失在永恆中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答……

● 克里姆爲伏羅希洛夫的名字克里明特的愛稱。

● 巴爾霍明柯 (A. B. Бархменко) 是蘇聯十月革命和內戰時的一位工人出身的領袖，他曾在伏羅希洛夫的領導下突破敵人的包圍，把數千輛兵車從魯岡斯克 (現更名為伏羅希洛夫斯克) 開到頓河草原去。

● 兵車戰爭——見註二。